



漂泊的语言

散文卷

王安忆自选集之四

王安忆自选集之四

漂泊的语言

散文卷

作家出版社

1 9 9 6



王安忆1989年在美国

王安忆1987年在香港



我发此文

在视事重围中

稿

即我发的前一主理一棵柏树。今人在左一会儿在右。月余年久月累，没有人管。于是以圆的，有

王路上，教读着，南面是普教村样。河三普教村是气先手，想，其实，这年是从普教村开始的。

十年前，河三还在大学读二年级。那时，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

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

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

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

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

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

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

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

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

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

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

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

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

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

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

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

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

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

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

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

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

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

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

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

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

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河三在普教村。

作者手迹

王安忆小传

1954年出生于南京，1955年随母到沪。1970年赴安徽插队落户，1972年考入徐州地区文工团，1978年调回上海，任《儿童时代》小说编辑，1987年进上海作家协会专业创作至今。

自1976年发表第一篇散文，至今出版发表有小说《雨，沙沙沙》、《本次列车终点站》、《流逝》、《小鲍庄》、《叔叔的故事》、《69届初中生》、《长恨歌》等短、中、长篇，约有400万字，以及若干散文、文学理论。其中一度获全国短篇小说奖，二度获全国中篇小说奖。翻译为外国语的有英、法、荷、德、日、捷、韩等文字。

卷 首 语

我觉得从此我的生命要走一个逆行的路线。就是说，它曾经从现实的世界出发，走进一个虚妄的世界，今后，它将从虚妄的世界出发，走进一个现实的世界。我不知道我的道路对不对头，也许是后退，也许前边无路可走，也许走到头来又绕回了原地，也许仅仅是殊途同归。我不知道命运如何，可是我却知道，无论前途如何，我已度过了我的生命的难关，我又可继续向前，我又可欢乐向前。我还知道，无论前途如何，这是我别无选择的道路，我只可向前，而不可回头。我要上路了……

目 录

岛上的顾城	1
我们家的男子汉	9
黄土的儿子	15
凯 里	21
小镇上的作家	28
走通一条河	34
我的老师任大星	45
我的父亲王啸平	50
我的同学董小苹	56
陈凯歌与《风月》	66
重建象牙塔	78
海德堡	84
音乐会	99
吕贝克	114

木偶博物馆	141
柏林的空宅	157
法兰克福	168
波特哈根海岸	176
访日十篇	182
荷兰行	200
漂泊的语言	214
茹家楼	229
二月里来好风光	250
塞上五记	263
白茅岭纪事	274
搬 家	319
 我的小说观	 330
故事和讲故事	333
小说的物质部分	338
故事不是什么	344
故事是什么	355
我看长篇小说	366
大陆台湾小说语言比较	370
“上海味”与“北京味”	389
上海的故事	398
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	407
女作家的自我	414

谁来听故事	421
城市无故事	427
汪老讲故事	432
面对自己	440
艺术的道路	445
情感的生命	451
我看短篇小说	472

岛上的顾城

五年前的1987年夏天，我在德国旅行，听说顾城和他的妻子谢烨也从国内来了。我每到一个城市，就听人们说，顾城要来，或者，顾城走了，永远失之交臂，直到我回国。这年年底，我又去香港，在中文大学见到了顾城，他头戴一顶直统统的布帽，就像一个牧羊人，并且带有游牧的飘无定所的表情。他说这半年来，他这里待待，那里待待，最终也不知会去哪里。后来，听说他去了英国、美国，又听说他去了新西兰，在那里放羊。到1992年的初夏，我又去德国，到了柏林。一天晚上，一群中国学生来敲我的门，对我说，你看，谁来了？我伸头一看，走廊拐角处，顾城腼腆地站着，依然戴着那顶灰蓝色的直统统的布帽。我说，顾城，你在放羊吗？他回答我说，是养鸡。

顾城说他从小就想要一块地，然后在上面耕作。他很早就在为垦荒作准备，他甚至收集了关于木耳的知识。他知道所有的木耳都能吃，只除了一种生长在西藏的有毒素。我是很后来才知道，顾城在我从小生活的城市上海找到了他的妻子谢烨。他们生活在这拥挤的寸土为金的城市里一间租赁来的小屋，那里的空气使顾城感到窒息。这城市是我最了解的，天空被楼房与高墙分割为一条条，一块块，路面也是支离破碎的，而且车水马龙，走在路上，简直险象环生。有一天，顾城决计要走了。他径直来到十六铺码头的售票大楼，他不知道要去哪里，他只知道要搭一条船。他向谢烨要二十块钱买一张船票。谢烨靠窗站着，用身体挡住窗口，以防顾城一头栽下去。他们僵持了很长时间，谁也不相让。十六铺是个嘈杂的地方，每天有十几万流动人口在这里经过和滞留，轮船到岸和离岸的汽笛声声传来，时间在一点一点过去。后来，谢烨说：顾城，你看见吗？马路对面有个卖橘子的老头，你去拿个橘子来，无论是要还是偷，只要你拿个橘子来，我就给你买船票。这个橘子其实就是签证一样的东西，代表一种现实的可能性。顾城想来想去，就是没法去拿这个橘子，从小做一个乖孩子的教育这时候涌上心头，乞讨与偷盗全不是他能干的。于是他只得和谢烨回了那个小屋。

我想，后来顾城在欧洲，还有美洲，走来走去，其实就是为了得到一个橘子，然后去搭一条船。他们这里停停，那里停停，然后滞留在了新西兰的城市奥克兰，在那里，谢烨生下了他们的儿子木耳。奥克兰的冬天很冷，他们很穷，买不起木柴，朋友们就送他们许多报纸烧壁炉。晚上木耳睡着了，谢烨烧壁炉，顾城就在壁炉前翻报纸。不识英文但识阿拉伯数字的顾城专门翻看房屋出售栏目，将价格低廉的售出启事一张一张剪下来，第二天，带到奥克兰大学请一位教授朋友帮忙审阅。这朋友一张张地看，说：

这是一个厕所，这是一个电话亭，这是一个汽车棚……接着，他的眼睛睁大了：哦，这可真是一座房子，竟有这样便宜的房子，他几乎不敢相信。这座房子在离奥克兰不远的海岛上，他们在星期天乘船去了那里。他们上岛，走下码头，涉过海滩，走进了黑压压的森林。这是南太平洋的岛屿上的原始森林，高大茂密的树叶，遮住了天日，脚下是柔软起伏的落叶，那就是高更离开巴黎所去的那样的岛屿。他们走了很久，几乎绝望的时候，一座红色的房子出现在了眼前，就是这房子。在破了一个大洞的屋顶之下，有一个脸色苍白的男人，正在努力地破坏这房子，他在砍一根木柱。他抬起眼睛，一眼看见了来人中间的顾城。他很奇怪地不理睬任何人，只和顾城说话。他看着顾城，说：“世界末日就要到了，你知道吗？”顾城问：“什么时候？”“五十年以后。”“没事，我只要二十年。”于是，问的和答的都释然了，开始进入关于房子的谈判。

我读顾城最近的一首诗，题目叫作：《我们写东西》。诗里说：“我们写东西，像虫子/在松果里找路/一粒一粒运棋子/有时/是空的/集中咬一个字/坏的/里面有发霉的菌丝/又咬一个”；诗里还说：“不能把车准时赶到/松树里去/种子掉在地上，遍地都是松果。”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语言，就是“集中咬一个字”的那个“字”，对于顾城是什么意义呢？1987年底在香港中文大学，听顾城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语言就像钞票一样，在流通过程中已被使用得又脏又旧。但顾城有时也须向现实妥协，他承认语言的使用功能，并且利用这功能来与人交谈，在大学讲课，于某些场合介绍自己和自己的诗。这使用功能于他还有一种船的作用，可将他渡到大海中间，登上一个语言的岛。这是一幅语言的岛屿景观，它远离大陆，四周是茫茫海天一色。语言的声音和画面浮现出来，这是令顾城喜悦的景象。有时候，他的耳边会忽然响起一个字词，清脆地敲击着他的感官，这就好像来自很久以前的一

个启迪，一个消息。比如说，“兰若”这个词的来临。“兰若”是什么呢？顾城心里揣着一股神秘的游动。他就去查找字典，这就像乘船重回大陆进行考古与勘察。他意外地看见了“兰若”这个条目，竟有两种解释。一是指“兰”与“杜若”这两种香草；二是梵语寺庙的意思。顾城想：这是一种幽冥的召唤，又像是一个旧景重现，好比海市蜃楼。而我想，这种召唤与重现的实现，不是又要依凭语言的使用功能了吗？但这被顾城视作语言的天然景象。顾城认为语言也是有它自然生命的，具有外在形状与内在精神；就好比“兰若”这两个字，香草与寺庙是它们的外形，而“兰若”的字音与字形以及它们偶然的并列，则是它们的精神。那天早晨还是梦中来叩醒顾城大脑的，就是这字词的精神。但我以为顾城对于语言的写实性的外形，还是有着相当的迷恋的，比如当他看到字典上对“兰若”的解释，心中升起了欣喜的感动。然而他嫌恶被使用得烂熟、滑腻的语言，那有一种失贞的感觉。而像“兰若”这样已经被时间淘洗洁净，宛若处子，便能在顾城心中唤起喜悦。他有时也承认，语言的精神当借助外形而存在，还表明顾城在某种程度是个唯物主义者，只是对这种承认流露出无奈。比如，他用模糊主谓动宾的方法，来展现“红豆生南国”的另一番场景。他说，想一想，红豆生出了南国，是何等壮观的场面！这证明他至少承认，并且运用了“红豆”、“南国”、“生”以及语法的日常表达方式，这就像乘船去岛屿的航行。

顾城来到那南太平洋上，与当年高更所居住地方同样地理位置的岛屿上，他们可说是一穷二白：他们所有的钱都付了房价，且在银行欠了一笔贷款。在这一个时期里，顾城总是在森林里走来走去，尝着各种植物，看有什么能够作充饥的粮食，各种草汁染黑了他的嘴唇。有人指着一棵树告诉顾城，这可以吃。于是顾城就从这棵树的树根开始尝起。这树是巨大的参天的一棵，南太平

洋岛上所有的植物都是那么肥硕巨大，把人类映衬得很小，孩子似的。小小的顾城从根上开始啃一棵树，是什么样的情景呢？他很耐心地，忍着辘辘饥肠，拿出蚂蚁啃骨头的精神，从根啃到梢，最后知道，这棵树可以吃的，是它的花蕊。他们还吃过能够制造幻觉的野草，最后，是牡蛎救了他们。这样，他们就做了这岛上的渔民，他们从海里打捞起牡蛎，一桶一桶提进森林里的红房子。在天黑以后，就着蜡，因为此时他们还没有钱拉进电线，他们在摇曳的烛光下，剥着牡蛎，储备着过冬的口粮。然后，顾城就去种菜了。他每天扛着锄头去开荒，锄头扎进泥土又翻起泥土的一瞬间，他喜不自禁。顾城深翻了土地，播下菜籽，等待菜籽发芽，长出叶子，叶子再被各种无名的虫子吃光。最后，他心满意足地扛着锄头回家。

我还很喜欢顾城追逐母鸡的场面。那时他们只有一只母鸡，每天下一个鸡蛋，补充他们的营养。可是母鸡却出走了，谢烨追了它几天，又派顾城去追它。它跑，却又不跑远，只是在你视线里活动，可你却永远接近不了它。等到太阳下山，天黑了，你悻悻然地回家，那母鸡便在房子前边声声唤着。等到天亮，你走出房子，它便起身走开，一天的追逐又开始了，那母鸡就好像是来诱惑顾城似的。我想顾城追得绝望的时候，就埋头在草丛里寻找它的蛋，可是一无收获。后来，顾城得了一笔稿酬，他们决定发展畜牧业，实行生产自救。这天他们去邻近的农场买了二百只蛋鸡，余下的钱还够买两个月的饲料。然后，他们带着鸡和饲料回家了。垒鸡窝的活儿他们整整干了一夜，从西边升起的硕大的月亮照耀着他们，这是他们永远不解的，月亮和太阳从西方升起，东方落下，一年四季是以冬、秋、夏、春的次序排列而来，五月里的秋天恍若梦中。养鸡业的第一个难题是他们始料未及，这是世代生长在现代化流水线上的鸡类，它们祖祖辈辈居住在笼子里，它们

竟不再会走路，它们还不会从地上啄食。为使它们吃食，顾城谢烨绞尽脑汁，好话说了无数。最后他们终于想出一个办法，把饲料放在一条木板上，然后一人一头地来回晃动，模仿流水线的饲料传送带，它们就这样开始吃食了。顾城谢烨想：回归自然是多么难啊！他们还想，在这个文明世界里要过自然的生活要花多少代价啊！他们望着岛上那些英国、德国的银行家们豪华的空着的别墅，心想：他们从来没来过。想到此，他们便会有一种富足感。后来，鸡们渐渐地学会了从地上啄食，它们开始走动，甚至学着飞翔，将它们的腿肌锻炼得很结实。它们全是那样硕大强壮的体魄，停在那里，就好像停了一群鹰。当两个月过去，饲料吃完的那一天，它们开始下蛋了。每个蛋都有盈盈一握，十来个便装满一篮子。顾城挎着篮子去卖蛋的情景，多么叫人高兴。就此，他们进入了一个衣食无忧，并且少有结余的阶段，他们还了一点银行贷款，修补了屋顶的大洞，扩建了阳台。站在阳台上，望着太阳和月亮落下森林，再唱着一些旧歌。雨后的景色最是惊人，巨大的彩虹一直落到脚底。然后，院子里三棵果树开始结果了，碗大的杏子一个一个砸在地上，等着顾城拾到篮子里。

顾城有时候非常嫌恶他的身体，他说，身体是多么麻烦和累赘的一件事啊！它一会儿饿了，一会儿渴了，要你去弄吃的，弄喝的。他说他有个时期特别恨他的身体，因为它总是饿了还饿。我想，那大概已是一个发育的时期。可是我已经说过，顾城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个唯物主义者，他承认并且还称得上是尊重现实的需要。他不拒绝运用某些谋生的手段，比如到大学讲课，比如接受某些交流基金的邀请。当我们在柏林见面时，他便是来此参加一项文化交流计划，有一年时间。这一年的收入可供他们归还银行的贷款，再进一步地修缮房子。顾城也不拒绝以使用性语言来进行日常生活的交流，他还很善于运用语言的这一使用功能，将许

多只可意会的事情表达得相当完善。据说，他的讲课很受学生的欢迎，听课的人总是济济一堂。他画的图画有两种，一种是写实性的酷似的肖像，他为岛上居民画像，然后收费；另一种是奇异的钢笔画。他，谢烨，木耳，都以特别的线条表现，植物与自然，也以特别的线条表现。那些流畅怪异的线条在纸上布下一个井然有序的世界，又像是一张地图，规划了肉眼看不见的存在状态。但顾城不愿意担负额外的现实的劳动，房子的贷款始终压在他的心头，还清贷款的这一日就像是一个未来的节日。他还不愿意学习英语，一句话也不说。他是岛上唯一一个不说英语的人，这给岛上居民留下神秘的印象。我想，他是觉得，有一种使用性的语言就足够了。不说英语的顾城在岛上走来走去，脸上带着温和的微笑，人们就猜测：看哪，这个人在想什么呢？他和他的儿子木耳无法对话，木耳一口英语，一个汉字不说，他们见面也是互相微笑，一个字不说。我就又想：顾城到这个岛上来，是不是为了省去说话的麻烦？等房子贷款还清，荒地长出庄稼，他便可以再不出岛，安心在岛上，在森林里，过着像“我们写东西”那样的生活：“像虫子，在松果里找路。”他这一只钻果子的虫子，他钻啊钻的；钻进果皮，又钻进厚实的果瓢，再去钻那坚硬的核，最后，他也钻进了，然后“种子掉在地上，遍地都是松果”。

在柏林去找顾城，我走了很长的路。我们都住著名的库登大街，我是这一端，他是那一端。我沿着库登大街走啊，走，走过许多昂贵的商店和繁华的街区。我没料到的是库登大街的尽头竟会是那样僻静，有着古朴的小铺，那条小小的横街开满了鲜花，好像乡间的小镇。我找到他的门牌，寻找他的门铃。在一排长长的外文姓名中间，他的“顾”字的拼音显得特别简单，好像不是一个名字，而只是一个音节，这音节象征着顾城。然后我按了门铃。他们的房间空空荡荡，行李打开放在床边地上，好像随时都要开

拔。进门就问我要不要吃面条，炉子上有一锅汤，随时可下面条。顾城戴着他那顶牧羊人似的布帽，表情怅惘地走来走去，窗外是午后的灿烂的阳光。顾城说他想家了。想回岛上去。交流计划只过去了三个月，剩下的九个月真是漫长得吓人。想家的心情他长久以来从未有过，现在有了多么叫人高兴。他想他在山里击石头，这一块大石头，他要击下来抬回去，垫他们的台阶。他击啊击的，像一个古老的石匠，忽然之间，石头上冒出了火花。他抬起头，发现原来天黑了，黑色的鸟群在落日染成的红色的树林上飞翔，转眼，月亮升起，巨大的一轮。顾城收拾起东西，就回家去了。

1992年8月17日上海